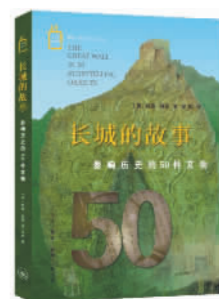


新书榜单

生活的符号 文明的记忆

《长城的故事》

[英] 威廉·林赛 著 吴琪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精心选取了与长城有关的50件文物,如《寰宇全图》地球册中的中国地图页、老戏曲年画《孟姜女万里寻夫》等,通过这些文物,将长城过往的故事娓娓道来。

《山居杂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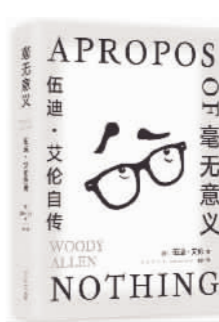
高诵芬 徐家祯 著 花城出版社



一个世纪的往事如过眼云烟。本书一位“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有传统中国的温情记录,也充满了人生的悲凉和慨叹。

《毫无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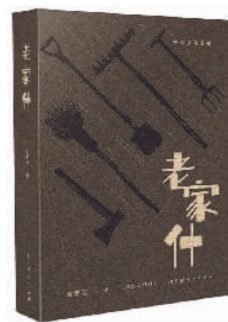
[美] 伍迪·艾伦 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脱口秀鼻祖、电影大师伍迪·艾伦的自传。从布鲁克林贫穷且温馨的童年写起,回顾两次大学退学的轻狂时光。

《老家什》

黄孝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以自己的故乡湘南山区八公分村为样本,以上世纪70至90年代为历史背景,选取乡村常见的60余件老家什为写作主角。

被诗注视的历程

——品读《越过山顶的太阳》

木汀

《越过山顶的太阳》(浙江文艺出版社)是俞敏(笔名肃其羽)的新诗选,是一部既有个人情感,又与集体“经验”交互融汇的作品。

俞敏谦称自己“不是诗人,只是热爱”。事实上,俞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诗,是杭州青年诗社早期的重要成员,不张扬地做着他的诗歌梦想。

初读和深读俞敏感受是不一样的。俞敏不善于大事件、大场景,初读,像在听诗人述说对日常生活的感想。再读时,却感觉自己被作者的那双眼睛紧紧地抓住。

曲蹒了一夜的落叶/尚未苏醒/晨曦岩岩般开始蚕食/街面,星星点点的眼睛/透着惺忪的烟火气//早起的人们/拉扯出几枝生活的花瓣/把希望交给明天/交给霞光里/一群冲天而起的云雀……

俞敏的诗歌具有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青春态,在今天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文风和形式,正是那一代人独有的进程。诗是他们心声的代言,书写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时至今日,俞敏的笔锋不减当年的冷静、细腻,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诗心抵抗着。不仅如此,《越过山顶的太阳》,又是在试图突破以前的写作维度,从星辰到太阳,本身就是巨变,是一个隐逸诗人十年对诗歌长期思考和无限信心的勇气。

俞敏的诗里你会看到生命中理性的万物,看到的、听到的、遗落在记忆里的,还有对未来的预见……诗人理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或静默,或不徐不疾地行动着。当俞敏用他充满力道的词语记录它们的时候,诗人独有的内心,把词根、词素的渲染力成倍地扩张。即便在一首诗中,看似某个意象毫无关联,但当这些意象如一处处滴落在纸上的色彩,渐渐交融混合在一起时,那重新显现的颜色,就是诗人袒露的心绪在静静流淌。

一些诗看似时间和空间无序、跳跃,诗中出现的形象也彼此毫无关联,但这种无序、跳跃,其实是用诗的方式在解释一种必然。事实上,这些毫无关联的事物并未刻意地铺陈,而是俞敏在被诗眼注视下,顺应着诗心的律动,摘下了活在世俗间的面具,把自己融入万物。唯有如此,才不辜负生命的真实,抵达生命的真情。

也许江南的吴侬细语,赋予江南人的多情,在俞敏心里,诗性是包容的,善良的,诗说的话,是华丽美妙的,是真实的——哪怕这种华丽美妙和真实并不存在,也不影响它们诗的存在,存在于诗的理想中——从而哺育着真、善、美,成就真、善、美的土壤。

历代诗歌以诗的通达,始终激荡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与中国文化相融,见证五千年的中国文明。诗歌给予了我和俞敏,以及千千万万中国诗人太多的深情祝福,梦想,一次又一次地启航,给予我们对待学习、工作、生活的真诚和朴实——

无论到什么时候,诗歌一定被我们一如既往地热爱,一如既往地追随,成就我们的,与众不同的特质。

在出版行业,元宇宙不仅是一个人人谈论的概念,更成为大家争先的实践

“元宇宙+出版”,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景?

阅读提示

“元宇宙+出版”,给行业发展带来新气象。站在新起点上,出版行业面临新的转型发展,大家纷纷加快布局,以掌握先机。

本报记者 邓琦凡

无元宇宙不产业。经历了2021的爆发元年,元宇宙的产业热度还在持续增长。如今,在出版行业,元宇宙不仅是一个人人谈论的概念,更成为大家争先的实践。

日前,中信出版社与伊势集团旗下的Eggor项目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将在Web3.0(运行在区块链技术上的去中心化互联网)、元宇宙、数字艺术品、区块链实体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更早的时候,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和中国出版网联合发起元宇宙出版与阅读实验室……

元宇宙新书发布会、元宇宙书店、数字藏品、创作融合……行业玩家们纷纷加码元宇宙,“元宇宙+出版”已经给行业带来了看得见的改变,大家都希望在这场行业重塑中占得先机。

重塑传统业务形态

什么是元宇宙?在记者的通信采访中,中国出版网副总

编辑、虚拟现实产业联盟新闻出版专委会主任委员王扬表示,元宇宙概念在学界和产业界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元宇宙、互联网3.0、全真互联网等概念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它不是一项技术,而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的综合应用。

最直观的改变首先体现在相关图书的大热。据中译出版社总编辑乔卫兵今年8月份的统计,市面上名字带有“元宇宙”3个字的图书大概有70种,其中,该社的《元宇宙》《元宇宙通证》《元宇宙大投资》《元宇宙三部曲》,合计销量已达50万册。百道图书影响力数据平台的统计则显示,以“元宇宙”为书名的图书全国一共出版了不少于150种。

元宇宙已经开始重塑出版行业传统业务形态。今年,不少出版单位“试水”元宇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大圣哲》新书分享会在元宇宙平台Cryptovoxels上举行,同时举办围绕该书内容的主题大展“一本书照亮你我的存在”。中译出版社的《元宇宙》新书发布会同样在元宇宙平台举办。

此外,元宇宙书店也已落地。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推出了元宇宙品牌沐然星元宇宙书店。元宇宙书店是基于出版机构的自营书店,不是将出版机构的图书上架至第三方平台。通过数字孪生、三维重建、元宇宙通行证等技术,元宇宙书店可以栩栩如生地还原书店的内部实景,让读者在“逛”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实现“沉浸式”,还可以进行社交、在线交易。

“元宇宙图书基于纸质出版物,但区别于当前市面的融合出版物。”该集团副总裁、首

席运营官陈昊对记者表示,每本元宇宙图书都包含了可供读者交互体验的元素,提升了阅读的趣味性与互动性。

融合不止于数字藏品

什么是2022年最火的元宇宙概念产品?答案是数字藏品。今年,出版行业开始大量涉足数字藏品领域。

百道网近期对今年出版行业有代表性的数字藏品进行了一个总结:年初,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数字藏品“贰拾年光阴的故事”,定价19.9元、限量8888份,上线仅20秒就宣告售罄;人民文学出版社限量发售正子公也《三国志》数字藏品,售价19.9元,60秒销售破995000元;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数字藏品《天下妈祖》(盲盒)上线发行,6000份藏品上线5分钟即售罄……

第三方机构月狐的报告显示,除了在数字藏品一级市场售卖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之外,国内与数字藏品关联而带动的市场规模预计2026年将达到926.3亿元,为市场带来近千亿元规模的增量。

出版业与元宇宙融合,“数字藏品是一个开端。”陈昊说。

AIGC(AI生产内容)创作、AR和V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应用被认为是元宇宙给出版行业带来的一项显著改变。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今年开展的首届虚拟现实新闻融合发展案例征集,收到了100余项相关应用案例,如教育出版单位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VR教育、VR职业培训等等。

传统模式面临重启

未来,元宇宙还会给出版业带来哪些更深层次的变化?

“个性化出版、泛在化出版、智能化出版,必将使元宇宙时代的出版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国平表示。从时间线上看,元宇宙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21~2030年早期阶段,2030~2040年中期阶段,2040~2050年成熟阶段。这意味着未来10年之内,传统出版模式将再次面临重启。

“出版社应尽快赶上,为融合发展、数字出版发行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区块链版权中心主任刘天骞说。

产学研联动正在成为探索元宇宙落地的重要途径。今年8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和中国出版网联合发起元宇宙出版与阅读实验室。实验室以元宇宙与出版融合发展为核心,重点围绕元宇宙出版与阅读,构建线上系统与线下服务一体化服务模式,提供智库支持、教育培训、版权保护等服务。实验室将建设元宇宙资讯中心平台、出版与阅读平台,在开展元宇宙相关课题研究、技术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

“数字化转型出版行业走了十几年,如今站到元宇宙起点,应该尽早布局,掌握先机。”王扬表示。

每颗星都值得被看见

时斓娜

《劳动者的星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作者稍显特殊:布展工、育儿嫂、地摊小贩、顶棚匠、业余演员……他们的身份正如书名所直截了当点明的,普通、平凡,是或许需要“呐喊”才能被关注到的劳动者们。在他们的笔尖下,流淌的多为自身生活的纪实,满溢着务工岁月中的酸甜和悲喜。这些经历和感化作点点星辰,绘就出新工人文学叙事中的剪影,有艰辛,也有温情。

《“北漂”们的日子》记录了作为“北漂”的“我”和周遭的一群外来务工者辗转谋生的故事;《工棚记狗》《工棚记鼠》讲述了简陋、单调生活中一群“糙汉”对生灵的温柔与细腻;背井离乡的《暗夜前行》未必都能换来一片光明前景;《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里,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有为此承受的苦难都内化为更坚韧的力量。

对时光流转间“变”与“不变”的精确捕捉所激起的共情,也让工友们书写出的故事真挚动人。《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诉说了经过人世沉浮,少年情谊从天长地久化为一声唏嘘;《红薯粉条》回忆了童年时期的贫穷所带来的艰辛,对父母恩情的感念真切深厚。

书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行走在故事中的工友们,用流畅、平实的语言印刻下了属于这一代人的痕迹。谋生、记录、写作,以及柔软或犀利的笔触讲述自己的生活,是他们从自发到自觉的坚持。

在面向文学时,工友们似乎短暂地脱离了布展工、育儿嫂、顶棚匠这些职业所带来的身份印记,成了作者,或者说作家,而事实上,多重身份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文学作品中刻意制造辛苦经历未免矫情,以独一无二的亲历者视角记录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更显可贵,此类兼具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更有力量。

在劳动者这一广袤概念的笼罩下,书写本书的工友们只是万千人中的一员,而他们恰好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那份属于自己的星辰。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又在呈现一种观照,一种对每个个体特殊性的真诚观照。普通与不普通之间的交融“在场”,也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普通劳动者的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曾多次与工友们讨论文学的张慧瑜教授如是说。

仰望星空和回望来路一样,都会有或明或暗的星辰闪着永恒的光。愿这星辰给所有风尘仆仆中的人们以慰藉,在浪潮中被看见。



《秋色》 邹一桂 [清]

络因供图



冬日里温馨的书店

国最美书店”之一的书店。它还好吗?于是,记者移步前往一探。

书店依旧是靓丽的模样,虽然没有了

往日人潮涌动打卡的场景,但明亮的店内并不乏读者安坐阅读,静谧中透着温馨。

有道是一间书店会温暖一座城;只要爱阅读的人在,明天一定会更好。

图为店内一阅读区。

本报记者 欧阳振

高谈阔论

剪不断理还乱的剔书

刘建民

时近岁末,哩哩啦啦前后历时大半年的蜗居装修总算结束了。

其实早就有装修的念头。只是因为单位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且动静比较大,上下水、暖气、外保温层、窗户等等都要更新,所以自己迟迟不敢有所动作。直到今年春夏之交,小区改造正式落实落地,住了20多年的蜗居方能借势装修,以省却不少麻烦。

现如今,装修说简单也真不复杂,找家价位适中,施工靠谱的公司,方案由设计师出,拣个看上去挺好的略加调整即可。

老屋装修本身虽说不复杂,但搬家却很麻烦。如果只有一套房子,那就得先坐着房屋中介的电动自行车,去附近出租屋暂借临时落脚点。户型朝向、家具有无、租金高低,少不了费心思,搭时间。

搬家时,最让人头疼的是书。几十年下来,客厅、卧室、阳台积攒了不少书。要一一打包,标上记号,少说装了有20个纸箱。这些书,有积尘不薄颜色暗淡的,有塑封完整光鲜如新的;有上面留下五颜六色笔道,曾一翻再翻的;有仿佛读过,但丝毫

没有印象的,也还有似乎从未过手翻阅的,哪怕是序与跋。

打包装箱时,曾想着淘汰些无用之书,可翻来覆去哪一本都割舍不得,瞧哪一本都有可取之处,值得将来翻一翻,品一品,增长见识,颐养性情。于是全部装箱,为此还额外付给搬家公司一份钱,理由无它,书太沉。

装修完毕,又额外增添费用把书搬回家。拆箱归置时,发现居室逼仄,实在不能为每本书找到合适的位置,于是发下狠心要淘汰一批。

其实,剔除一部分书的念头早前也曾浮现过。可总觉得自己多年积攒下的书,每一册都有价值和意义,每回扔之前都有无数的反駁理由涌上,诸如,书里面写的那么多内容自己都不晓得,等老了退休后一定细读,等闲下来一定会翻翻,于是淘汰书、扔书的念头土崩瓦解。

剔下来的头一批书,我用手机拍下其封面,传给了一位好读书,曾因藏书超万册而入选京城藏书状元的朋友,想着这批书也许在他那里发一回光。朋友回微信说:谢谢,那些书我都不不要了。每年买了不少书,看得很少,好多新书连塑封都没打开。

也曾想借助网络,把书卖给有需要的人,可一想到下单、寄书也不轻松,还要注册成为经营者,于是网上卖书的想法虽然很美但也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朋友的微信提醒了我,跟随我这么多年的书,有些我以前没有读,眼下不会读,将来更不可能读。莫言说过,读书,要看财力、时间和精力。即将进入退休生活的我会拥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书相对“相看两不厌”吗?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能老当益壮,志在千卷否?想到这里,难免气馁。

归置中,我把书分成了两类,自己掏钱买的书和作者朋友送的书。

送的书大部分有作者签名,署在惠存、教正、一晒等常用字眼的后面。这些书凝结着深浅不一的情谊,轻易不能舍弃。那些与我断舍离的书,大多是我工作后买的。上大学时买的书几乎没有剔除一本,概因那时没收入,全靠父母支持,哥姐帮衬,买的书不多,又都是挑了又挑的精品。进入我剔除名单的书,只有一个标准:今后会读吗?真的会再捧起来吗?如果不是,那无论怎么权威无论什么专业,一律舍弃,否则既是对居室空间的浪费,也是对书本身的浪费与辜负。